

对《波斯语课》中科赫上尉矛盾人格的分析

王彧

(重庆麦一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 261000)

【摘要】《波斯语课》是一部改编自德国作家沃夫冈·柯尔海恩短篇小说的电影。讲述了二战期间一名叫吉尔斯的比利时犹太人为自保，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并在犹太人集中营教授一名叫科赫的上尉波斯语课，两人逐渐产生特殊友情的故事。相比主角吉尔斯的直线化的人物形象，科赫上尉的形象更加多面、立体化。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该人物身上体现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性格特征，对战争的残酷和及造成的种族对立进行深度反思。

【关键词】犹太人；纳粹；战争；矛盾；种族；语言

【作者简介】王彧(1994.10-)，女，汉族，重庆万州人，重庆麦一科技有限公司，海外业务部文案组长，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574(2022)19-00064-03

在欧美影史上，不乏有很多与二战题材有关的代表性电影，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辛德勒的名单》、《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等。而近两年，新进二战题材电影《波斯语课》也对那一个时期纳粹对犹太人造成的种族灾难进行了影射和刻画。

影片讲述了一个名叫吉尔斯的犹太人，在被纳粹抓到后，为免于屠杀，谎称自己的波斯人。恰好集中营里一名叫科赫的上尉需要一个波斯人教授波斯语。为了活命，吉尔斯不得不硬着头皮编出这门自己根本不会的语言去应付科赫。

相比二战背景本身，影片中吉尔斯和科赫的互动，以及对人性的考验才是最大的亮点。从科赫身上，深刻反馈的不止是种族对立，而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极为复杂，极为矛盾的人格特征。

1 自卑与自负

影片中科赫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喜怒无常、令人捉摸不透的性格。影片的节奏和基调也几乎是随着他性情的起伏而变化的。

1.1 家庭的影响

科赫来自一个穷苦家庭，母亲在他三岁的时候去世了，父亲患有残疾，他们靠卖热水为生，家里常常吃不起饭，做梦都会经常梦到食物。说到这里，科赫长叹一声，露出了苦涩的笑容，眼眶湿润。

凄苦的童年必然对科赫的人格塑造和后期人生造成了一定影响，他的喜怒无常，他在“第三帝国”与理想世界中的来回跳跃，他的不堪被欺骗和自我肯定的纠结性格或多或少都是他童年经历的影射。

当吉尔斯最初被带到科赫跟前时，科赫不苟言笑，仔细打量着他，同时又拿着那本波斯语神话考察他是否在说谎。他让吉尔斯现场说一段波斯语给他听，吉尔斯只得硬着头皮编了一段，并“解释”了这段话的含义。科赫随即冷笑了，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最痛恨的就是骗子。如果你在说谎，你会后悔的。”但他随即又说，“不过如果真如你所言，那你就是个幸运儿。”

就如其他影片中纳粹军官一样，科赫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冷

酷无情的，是第三帝国塑造的典型的意识形态附庸。但他的意志并非“牢不可破”，影片开头便处处体现了他的多疑、自负又极易暴怒的复杂性格。当一名叫麦克斯的士兵企图告发吉尔斯，认为他在撒谎时，科赫的第一反应却是质问他：“你觉得自己比我聪明吗？”随后又怒斥了麦克斯，这事便不了了之。而在之后的一次军官聚会中，科赫偶然问吉尔斯“树”这个词波斯语怎么说，吉尔斯随口说出了他瞎编的和面包相同的词汇，科赫瞬间暴怒，他一口咬定吉尔斯在欺骗他，上去就对他拳打脚踢，任凭吉尔斯解释他也不听。

童年创伤后应激障碍者，会有意回避唤起创伤回忆的刺激源，采取回避性应对策略——回避外部事实，无视自己的情绪，对痛苦进行弱化、否认或隔离。^[1]无论是对他人欺骗的警觉还是利用威严来肯定自己，科赫的反应某种程度上是对真实情绪和心理活动的掩饰。一个童年有缺失的成年人，今后的人生也很难去弥合童年留下的阴影或创伤，一旦身居高位，手握权利后，这就是他最大的保护色。

1.2 隐晦的情感倾向

影片中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细节就是关于科赫的“感情线”。影片自始至终都没有向观众交代这一点，却处处有痕迹。

有一天，科赫被上校传唤，问及他学习波斯语课的时候，科赫说是因为自己的弟弟在德黑兰，而自己战后也想到德黑兰生活。上校听后却对他产生了怀疑，说他看过科赫的档案，里面并未有一字提到他有个弟弟。说到这里，科赫略显紧张，迟疑了一下解释说是因为他一年前才知道弟弟去了德黑兰，1939年以前他都在希腊。上校又说道：“我们势头起来了，你弟弟正好搬到希腊，战争开始了，他搬去了德黑兰，不是什么爱国者呀。而你，现在又和这个穆斯林在一起。”至此，观众可能会好奇，科赫的这个“弟弟”到底是谁，还是说他为了搪塞上校编出了这么个人；在随后科赫在厨房指导吉尔斯为军队聚会备餐时，突然吉尔斯，波斯语“我爱你”怎么说，吉尔斯编出了答案后，科赫又问对方该如何回答，吉尔斯说如果对方心亦如此，那就是相同的回答。科赫听后认真记下了这段对话，吉

尔斯随口问道：“你有喜欢的人吗上尉先生？”科赫腼腆而害羞地低头笑道：“暂时还没有。不过也许有一天会有。”这里又是一个暗示科赫感情状态的线索。

第三个暗示细节则是在他和上校的一段对话中，上校说有人打他的报告，说他私藏一个假冒波斯人的犹太人，并把他当做自己的情人、男宠。科赫听完后觉得这种说法煞是荒唐，连连否认。因对一个叫艾莎的女助理字体潦草，无法规整誊抄文件深感不满，便辞了她。艾莎始终心怀不满，始终想除掉吉尔斯这个眼中钉，无奈科赫需要吉尔斯，导致她的计划落空，她因此也对科赫心生不满，在上校面前嚼舌根也未可知。

从全片细节来看，科赫始终是孑然一身，并且她对身边女助理的态度似乎并不像其他男性那样友善，更难说和谁有暧昧关系。而他那个德黑兰的“弟弟”也未有清晰交代，显得十分神秘。

2 怀疑与信任

科赫的矛盾情绪很大程度上在于对眼前情况的拿捏不定，但却不得不强作权威，一方面压制下属的质疑，认定自己的判断；另一方面又不时威胁吉尔斯如果胆敢欺骗他，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2.1 试探

影片的前半部分，科赫对吉尔斯的态度都是在矛盾中交织着的。一天晚上，在吉尔斯交付完科赫给他的单词任务时，他对吉尔斯说：“你可能发现我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但这不意味着我允许别人把我当猴耍，如果被我发现你是冒充的，我会杀了你。”吉尔斯紧盯着他，强作镇定地回答道：“是的，上尉先生。”随即，科赫又恢复到温和的态度，说：“不用每句话后面都加‘上尉先生’。”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交代吉尔斯单词学习的事情，他甚至告诉了吉尔斯自己战后想要去德黑兰定居生活的打算。

2.2 笃定判断

科赫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将吉尔斯留在身边。福柯关于权力和主体有这么一段描述：“它同君主式粗暴的、针对肉体的否定权力，在物理上和方向上都截然对立。君主式权力是消灭性和抹擦性的，而规训式全景凝视权力则有另外目的：它要产生效用，要让对方变得有用、有效。”^[2]对于科赫而言，把吉尔斯留在身边，一方面是能为他所利用，满足他学波斯语的需求，另一方面，他自卑与自负的矛盾脾性，也促使他向别人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是英明的。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波斯人，而自己的波斯语也在日渐进益。

每当上校命令要带走一批囚犯时，科赫一定会向他请示留下吉尔斯。种种行为表明，科赫的“怀疑”其实常常是在与自己较劲，他不允许，或害怕自己被别人欺骗，所以稍有疑心，他便会向吉尔斯拳脚相加，但当别人要将吉尔斯同其他囚犯一视同仁的时候，科赫又总是要保护吉尔斯。

3 冷酷与仁慈

关于战争文学的描述中说到：“战争文学是人类对战争生活的生动反映，更是对战争生活的认识和评判，深刻表达了战

争文学家对待战争的态度、观念、情感、心理的等等。”^[3]

虽然《波斯语课》的主角是吉尔斯，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科赫这个形象的矛盾对立性和多面性让这个人物的演绎不是直线的，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整部影片的人物关系、甚至是节奏似乎都在随着科赫的变化而变化。

3.1 选择信任

作为一个军官，科赫本可以以权谋私，甚至像士兵或其他军官一样滥杀无辜。但他更多时候喜欢独处，他像是被迫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对战争的走向和“第三帝国”的发展似乎并不感冒；如前面提到，一天晚上他在厨房指导吉尔斯为军队聚会备餐时，看似不经意地问吉尔斯波斯语“我爱你”以及要回复时该怎么讲，彼时的两人就像亲密无间的朋友，聚在一处吐露心迹。这也是影片中科赫第一次表现出平常人的一面。谈到爱情会像一个小男孩般面露羞涩，神情和言语都充满温和。

3.2 飘忽不定的仁慈

影片一大亮点就在于科赫并不是一开始就笃定地相信吉尔斯。他始终在信任和怀疑之间游移，这也给影片的基调增添了起伏和层次感。

在军队聚会中，他偶然问道“树”用波斯语怎么说，吉尔斯随口答道：“拉支。”而这个词正是他之前教给科赫“面包”的说法。科赫瞬间变脸，猛地一巴掌扇过去，一把抓住吉尔斯的衣领，歇斯底里：“你这个满口胡言的犹太人！我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欺骗我？！”说完又把他打倒在地，对着他狠狠地拳打脚踢。发泄完后，他安排吉尔斯到矿场当苦力。果然，一到矿场，身材矮小的吉尔斯根本经不住那里高强度的工作，他很快就无法承受，一病不起。昏迷中吉尔斯喃喃自语，口齿不清地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一名士兵将科赫带到吉尔斯身边，问他能不能听出吉尔斯在念什么。科赫冷眼盯着吉尔斯，说道：“他在说‘妈妈，我想回家。’”吉尔斯醒后，医生告诉他他本以为吉尔斯不行了，甚至想通过静脉注射空气“解除”他的痛苦，但科赫不同意，甚至期间还亲自带食物来探望他。连医生都说：“真是奇怪的人。”（指科赫）

短时间内经历如此极端的情绪和心理变化，让人觉得接近科赫有种“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事实上，当他听出吉尔斯喊的是：“妈妈，我想回家。”时，神情中明显有一丝悲伤，让他回想起自己凄苦的童年，无法对吉尔斯下狠手，并选择继续相信吉尔斯是个波斯人。

也许是迫于时代，也许是为逃避童年阴影，避免遭受曾经的苦难，科赫选择了纳粹这条路，选择做一个冷酷孤傲的人。这件事后，科赫态度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吉尔斯恢复后，他态度温和地让吉尔斯考他单词，并拿出自己的一些旧衣服说自己在营里长胖了，穿不下这些衣服了，让吉尔斯收下。

大多数二战题材的电影核心都是战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伤害、带来的种族矛盾，这让影片的基调显得十分沉重。而科赫这个纳粹军官，以一种有些理想化的方式被描绘。对营中公事的敷衍、对“第三帝国”蓝图的漠不关心、一心只想战后到德黑兰开饭店，当厨师，似乎于他而言，走纳粹军官这条路完全

是误打误撞，或者说入错了行。

4 理想与现实

战争时代永远是灰暗的，理想是一个遥远的梦。无论以何种身份与战争发生纠缠，必然会面临人性的考验。

4.1 语言构建的乌托邦

科赫一门心思学波斯语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仅仅是为战后到德黑兰做打算？为什么一定要找个波斯人当面教学？

海德格尔对语言的解释又这么一段话：“人的本质与语言的本质相连，我们只能在语言关涉到我们存在之域中，看到语言的本质。存在归结于语言，在语言中寻觅家园。”^[1]语言与人不可分割的关系，让人能够在语言中获取心灵的安慰和共鸣，语言承载的是“存在”的状态，通过理解一门语言，可以搭建与其背后世界的联系，从而获得精神的慰藉。

不难理解，科赫本身有战后到德黑兰的打算，前期准备工作是必要的，相比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波斯语信息，让一个波斯人面对面教授，一是效率更好，二是有更生动的语境，可以实时交流；影片中，当科赫问起吉尔斯诸如“树”、“爱”、“和平”之类词汇的时候，他的神情总是真挚而充满感情。在烦闷枯燥的集中营生活中，除了每天例行公事，科赫思索更多地大概就是他理想的战后生活。对于科赫而言，一天中最有盼头，最能把身心从日常琐事中抽离出来的时刻大概就是夜晚学习波斯语的时刻。

一天寒冬清晨，被关押在集中营的犹太人被迫一起铲雪，吉尔斯因为被科赫安排在厨房工作而免于当苦力。不一会儿，科赫把他叫到办公室，仿佛遇到什么喜事一般，他激动地让吉尔斯坐下，说自己用波斯语写了一首诗，让吉尔斯听听。此时，窗外是工头用鞭子狠狠抽骂的声音，夹杂着犹太人的哭喊声，而室内，科赫站在窗边，用一门不存在语言，不太流利地朗诵着他的“和平之诗”——“风卷云往东，安置渴求和平的灵魂，在那里我会快乐，云飘去的地方。”很讽刺，窗外是因战争引起的家国、民族对立，撕心裂肺的呼喊声此起彼伏，而窗内却是一个纳粹军官在表达自己对和平的渴望。窗外是现实，窗内是理想，科赫仿佛在用这种方式为自己搭建一个语言乌托邦。只是当语言处于美学沉思的中心，或者被用作解决美学或审美根本问题的理想手段时，“语言乌托邦”才出现了。^[2]对战后理想生活的向往，对和平的渴望都说明至少科赫心中还有一片没被战争玷污的净土，他千方百计将吉尔斯留在身边，选择相信他是个真的波斯人，又何尝不是在寻找心灵庇护所，让自己精神上能有远离现实的机会。

4.2 矛盾的赎罪

虽然吉尔斯不得不耐着性子“教”科赫“波斯语”，但他这么做的目的很明了——为了保命。并非是真心甘情愿和科赫相处，也并非真正觉得科赫是个仁慈的正人君子。影片中吉尔斯多次说科赫是“刽子手”，就算没有亲自处决犹太人，但他也是把手底下士兵“养肥”的罪魁祸首。但每当谈到这个话题，科赫并没有反驳，也没跟吉尔斯计较，更多时候，他只是

沉默，神情冷血，却又充满无奈。

当科赫第一次叫吉尔斯帮他抄录名单时，吉尔斯一边抄写一边胶着地想着如何编出科赫给他的50个单词时，他灵机一动，突然想着以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为基础，进行改写构成单词，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骗过了科赫；相对应的另一个场景是，有一天集中营要集中转运一批犹太人，为了不让吉尔斯被带走，科赫命人带他道农场工作，于是他继续让艾莎帮他登记名单。但当他看到艾莎潦草的字迹和缓慢的效率时，又气不打一处来，“啪”地一声合上笔记本。科赫对于名单登记这件事并非毫无要求，他之前让吉尔斯抄写时，会让他用尺子进行分行规范，要字迹工整，而现在这些名单就白纸黑字的摆在他面前，上面压着尺子，但凡他有耐心多看一眼这些名字，就有可能看出端倪，从而发现自己受了欺骗，他要求登记工整，然而他对上面的名字连看都不愿多看一眼。

如果说，留下吉尔斯，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自己学波斯语，另一方面，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自我罪行的赎罪？但因为他生性中有懦弱和事不关己的一面，他的赎罪更多表现出是一种自我安慰，他无心也无法真正为营里的“囚犯”做些什么，他不敢公然和“第三帝国”、和他的上司对抗，也不敢提出建议“不要枉杀犹太人”，他所做的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的能力范围内，通过留下吉尔斯，显示自己的仁慈。

5 结语

不同于《辛德勒的名单》，《波斯语课》没有选择全片直接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这一核心主题进行铺陈，而是围绕代表种族矛盾和对立的两个个体——影片主角吉尔斯和纳粹军官科赫两个人物的互动展开。相比宏观角度的叙事结构，《波斯语课》从个体入手，在描述两个人互动的同时，赋予他们鲜明而饱满的性格色彩，在二战这一大时代背景的烘托下，让影片的叙事结构呈现出以小见大、充分让细节起到画龙点睛效果的特点。这种叙事手法能让观众对影片的主题有更加深刻地认识，除了对战争残酷的反思，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痛斥，更能从旁观者的视角对影片中吉尔斯和科赫上尉的互动中，体会战争时代促成的畸形矛盾人格。

参考文献

- [1] 刘丽. 童年创伤后成长的变化及认知策略的研究[N]. 大连: 大连教育学院学报, 2020-6(58).
- [2] [3] 赵一凡, 张中载, 李德恩.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448, 837.
- [4] 王一川. 语言乌托邦之诞生——语言论转向与20世纪西方美学[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5-1(25).